

散文中国

精选

San Wen zhong guo

苍天般的额济纳

杨献平 著

天津出版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散文中国

San Wen zhongguo

精选

苍天般的额济纳

杨献平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苍天般的额济纳 / 杨献平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1
(散文中国精选)
ISBN 978-7-201-07901-1

I. ①苍…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0069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700×960毫米 16开本 13.25印张

字数: 150千字

定 价: 23.40元

梦辽阔(代自序)

“每一个前往丝绸之路的人，返回时都将始终与众不同。”〔法〕F.B. 于格和 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一个人沿着伟大瑰丽的丝绸之路走了一圈儿，穿越黄沙、积雪和河流，前往陌生的国度和部落；很多年后返回，稍事休整，又重新走了一遍丝绸之路——不同的是，第二次回来，他老了，再也没有能力横穿丝绸之路了——几年后，他无可奈何地逝去了。他的灵魂是被越来越脆弱的身体所限制的，他的雄心需要肉体的支撑……很多年后，我从靠近黄河的大行山南麓出发，越长安、穿秦岭、过陇西、走金城，沿着他当年的道路，行走在空阔辽远的丝绸之路上，到河西走廊中部，北向的流沙地带。他当年行走的丝绸之路已不是旧时模样，沿途不见了驼铃叮当、鞭梢响亮的商旅、骑马扬尘的军队和满面疲惫的过客，就连那些满面愁苦的逐臣和横笔赋诗的诗人，也消失在了漫漫黄沙之中。

巍峨的祁连雪山是西北大地唯一可以历经岁月、打败时间的庞大土著。除此之外，什么都是不确定的，狭长的河西走廊就像一根黄色的瘦弱的笔管，一边奔流黄河，一边身披大漠——在酒泉（肃州）、武威（凉州）、张掖（甘州），我见到了明朝修建的鼓楼，四个门洞所指的方向整齐一致。张掖的大佛寺内有早期《西游记》壁画；武威有文庙和雷台，“马踏飞燕”奇巧而壮美；酒泉公园里，有长须横卧的李白，有倾酒与将士共饮的霍去病。在阻断春风和飞雁的嘉峪关城垛上，风吹千里，出关和入关、脚步错落之间，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和文明。

我所在的巴丹吉林古称“流沙”（涵盖阿拉善高原和甘肃酒泉、张掖以北的大片区域）——古老的流沙地带，传说中黄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二十四日，诞黄帝之祁野”）另一个诞生地，周穆公朝见西王母的经由地，还有“没入流沙”的老子、日御百女的彭祖的所在地古老的弱水河从《山海经》中流泻而出——内里的路博德修筑的烽燧至今屹立，汉代的肩水金关、西夏的黑城（哈拉浩特）、苏泊淖尔（居延海）……写诗的王维、杜甫、胡曾、岑参、高适、王昌龄，朝圣的晋高僧、唐玄奘和苦修的无名喇嘛，以及后来的左宗棠、林则徐、张大千、常书鸿、高尔泰、彭加木——所有与丝路有关联的人和物，甚至无名者，路过和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即使一粒沙子，都是有福的。

汹涌的流沙在暗中运作，狂暴的沙尘只是它的一种外在形式。在巴丹吉

林沙漠，我时常觉得了一种地域的大、时间的深和历史的丰厚。在已经淹没的黑城——被成吉思汗军队连根拔掉的城堡，无数遗物被来自欧洲的人发掘和掠走；斯坦因、科兹洛夫……还有到过这里并写下游记的马可·波罗。现在只有16000人的额济纳（最后的沿用匈奴语命名的地方）是阿拉善盟最大的一个旗。人口的少和地域的大，植被的稀薄和风沙的狂浪肆虐，一切对比鲜明。

很多夜晚，站在空旷的戈壁上，大野如磐，苍茫宁静，天使眼睛一般的星星发出幽静的光。有月亮的午夜，沙漠真的是人间最好的地方，金黄的光辉和金黄色的沙子，天地浑然一体。有很多相爱的人，能够在这里度过一生。那可真是天堂的生活：可以随意扑打翻滚，任何地方都可以放置肉体 and 灵魂。有一年夏天，我一个人走出沙漠的营地，背着简单的行李，在额济纳旗首府达来库布镇的外围，穿过一大片年已千百岁的胡杨林。翠绿的叶子在不断的风中奏着尘世的音乐；不动声色的羊只和骆驼像神仙一样，越过堆积的黄沙，总可以找到可食的青草；还有一些枯倒了胡杨树，黑色的枝干让我看到了骨殖与时光相对抗的顽强姿态。

在秋天的胡杨林中，金色的叶子遮蔽天空，斑驳的光线在白沙上成为层叠的金片。在幽深茂密的红柳丛中，一个人躺下来，第一个想到的是：心中的人儿，为什么不一起来？黄金做帐，绿叶为墙，这里一定是最好的洞房。对于丝绸之路，这些年来，我几乎阅读了所有有关它的书籍：《史记》、《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和中央蒙古》、《马可·波罗游记》、《戈壁沙漠之谜》、《蒙古秘史》、《美丽的额济纳》；订阅了《丝绸之路》、《中国人文地理》杂志；观看了央视两次拍摄的《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和凤凰卫视拍摄的《穿越风沙线》、《西夏》等纪录片；几乎走遍了河西走廊乃至巴丹吉林沙漠的每一处遗迹……

我常常想：记录者，尤其是那些不曾在丝绸之路旅行过的人，如何将博大绵长、神奇凶险的丝绸之路凝结成流传的文字呢？典籍和影像，大致是可以不朽的，尤其是晋高僧、王道士乃至张大千、常书鸿、高尔泰的敦煌，“马踏飞燕”的凉州、消失而后复现的楼兰和高昌古城。从他们身上，我察觉了时间的不可靠——人的独立创造完全可以替代肉体存在。在《山海经》的弱水河沿岸，关于沙漠红狐、白狐的故事深入人心，它们时常幻化成精，与人恋爱婚配，产下的孩子和人一般无二……就连泥沙中的野草，他们说，弱水河畔有一种状似狗尾巴的草，和人身体上的某个部分混合后可以使猝死者起死回生。

诗人们是伟大的，想象构成了他们流传的精神影像，王维在巴丹吉林的居延海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

烧”；杜牧说：“昭君墓前多青草，弱水河畔尽飞舟”……还有很多古代的诗人们，现代的诗人海子、阳飏和我，都为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微缩绿洲——额济纳写过诗歌。还有一位名叫梁东元的作家，写了厚厚的一本《额济纳笔记》。在浩瀚的巴丹吉林，面对流沙、胡杨、日渐稀少的牲畜乃至沙漠的蜥蜴、四脚蛇、狐狸和沙鸡，一个人处身其中，命运、生活、思想、灵魂……所有这些，文字和图片应当是最好的记录。

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在游历了河西走廊和丝路上的任何一座城市、遗迹之后，晚上都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梦见自己骑着一匹红色的马驹，手持皮鞭或者诗卷，在四处无着的空旷处行走，马儿啾啾嘶鸣；残缺的城墙上站满荷枪持盾、盔甲明亮的将士；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挂满宰杀的大块的马匹、骆驼、犏牛头骨和红肉；腰挎长刀的人脸上不见一丝笑容，就连红灯暧昧的青楼，也充满铁腥的味道。

梦见自己站在接近天堂的雪峰，拉着一根云层中伸出的绵软修长手指……有一次，我竟然梦见自己一会儿是“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的周穆公，一会儿又是丝绸之路的先驱者亚历山大大帝，一会儿又变成率领二十万民众悲壮东归的吐尔扈特蒙古族汗王渥巴锡……最离奇的是，好多次梦见自己披满丝绸，一个人快速穿越漫长的道路，遇到孤独的过客、快马奔驰的朝廷使者、异国的藩王、迷路的罗马军队、成吉思汗遗留在黑海岸边的部落子民、将军帐前跳胡腾舞的异族歌伎……大地博大无疆，一个人的行程，总是充满着心灵和肉体的离奇、新鲜遭际，还有辽阔、丰沛、激情的梦境与幻想。



目录

梦辽阔（代自序）

壹 苍天 1

苍天般的额济纳 3

周围 10

层层下落 15

西门外 20

巴丹吉林以西 27

额济纳的农民生活 34

贰 沙漠 41

巴丹吉林的写实主义 43

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 47

从沙漠开始的道路 56

低语的风暴 66

流沙上的城堡 76

叁 绿洲 85

我的古日乃，我的蒙根沁乐 87

秋风帖 97

能不能在传说中找到你的名字 103

有关鼎新镇的青春往事 107

肆 传说 115

自己的英雄 117

三千步 122

霸王别姬 130

兰若寺：梦境的忧伤 138

伍 故乡 145

我爱的黄金是你们 147

在春天慢慢疼痛 154

房间 164

陆 附录 173

自然动物

——杨献平印象（梁东元） 175

高空的火焰

——从杨献平散文到散文的品质（蒋蓝） 179

历史精神与生命品性的双重叩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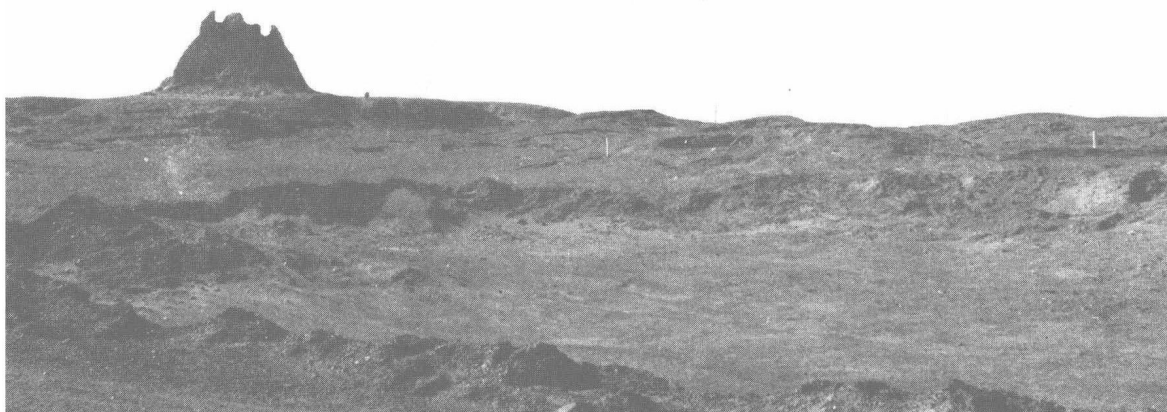
——读杨献平散文（大兵）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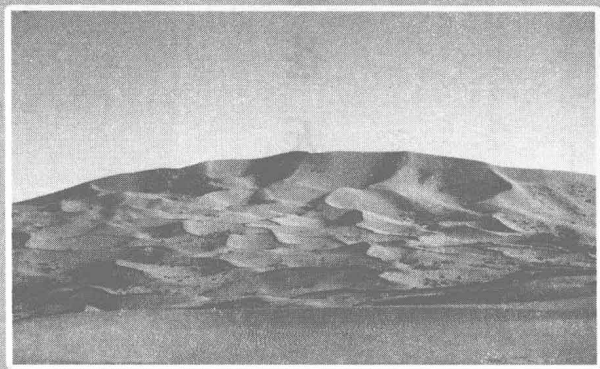
柒 后记 193



壹

蒼
天





天空的方式就是额济纳的存在方式，就是在这里死难、过往、久居乃至一切新生人物的一生保持和坚守的生命姿势。这里连绵不断的风就是生命的过程，一种活着的状态。它们惊动尘土、胡杨、骆驼和羊群，惊动一切可以惊动的事物，也惊动自己。



苍天般的额济纳

1

狂风之后，大地安静。这少有的时刻，不可多得的幸福。我迷恋这样的时光：风静就是心静，风停就是生命的一个再生过程。很多的大风之后，我走出帐篷，在某一棵胡杨树下，躺下来，想些心事，看着蓝得经常让我忘记自己是谁的天空。

天空，古朴、大度、沉实、空冥、高远，幽深如井，轻易没有一丝云彩，即使下雪或者下雨，它的颜色虽然苍灰，但作为一种覆盖和笼罩，提升和下沉，它总是高高在上，似乎是博大的帝王。

透过花朵和胡杨枯木熏黑的帐篷顶，我看到天空，以及天空携带的事物，在狂乱的大风和片刻的安静中，我渐渐学会了聆听。这使我的听觉尤其灵敏，可以听到一只落难蚂蚁的呻吟，可以听见一只红狐在午夜的呼吸，甚至羊只和骆驼发出的任何声音，我都可以快速觉察，就像在我身边一样。

不知不觉，在聆听当中，我吃着母亲的奶汁，还有牛羊甚至骆驼的奶汁。我一直把羊只和骆驼当作母亲——另一种意义上的母亲，它们虽然不会生下我这样的生命，但它们养育了我，在长长的时光当中，我一个个地送走它们，它们也将以自己的方式，将我送走——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旅程，在相互迎送的过程之中，我看到了庞大无形的宿命，看到了大风卷起的尘土，看到另一些人在若干年前的身体和内心痕迹。

让我仔细回忆，数算一下这么多年来在额济纳看到的骨头，合起来有100多根，它们是人的，又是牲畜的，是过去的，也是现在和将来的。奇怪的是，每次看到那些白森森的东西，我竟然没有一丝恐惧——也许我早就适应了——在巴丹吉林沙漠，在额济纳，人们或许早就见怪不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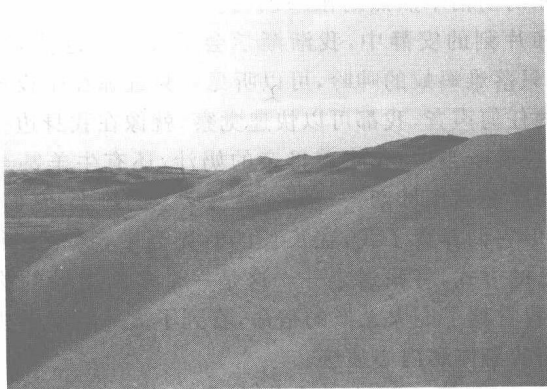
在时光当中，在日复一日的风沙当中，旷日持久的干燥和疼痛让我感到了一个个体生命之于沙漠的不可类比性。后来我才知道，天空的方式就是额济纳的存在方式，就是在这里死难、过往、久居乃至一切新生人物的一生保持和坚守的生命姿势。这里连绵不断的风就是生命的过程，一种活着的状态。它们惊动尘土、胡杨、骆驼和羊群，惊动一切可以惊动的事物，也惊动自己。



苍天般的额济纳

2

在我的记忆中，春天的额济纳到处都是光——那种直白而坚硬的光亮，它们就在我的周围，就在存在和非存在的事物之上，甚至几千米之下的沙子和石头之上。那一年春天，我一个人在旁边的戈壁放牧骆驼和羊群，随便挖些苁蓉和锁阳卖些钱财。有一个中午，到处都是火焰，火焰的上面，燃烧和漂浮着一层活动的光亮，像是一群舞蹈，痛苦飞扬；又像是弯曲的箭矢，欲发不发。它们的身上充盈着无数的亮光——是一些细碎的光粒，照耀着人的眼睛，继而在虚无中集结，成为一座庞大的花园，有人，有马匹和羊只，有树木和青草，花朵和楼阁。一些人唱歌，一些人舞蹈，一些人击掌而歌，一些人持续饮酒。舞蹈的女子身体柔软，像我梦想中的蛇。她们的脚脖、手腕和脖子上悬满铃铛——清脆的声音仿佛天堂的音乐，连续的轻盈的舞蹈似乎梦中的幽灵。那些女子，黝黑的脸颊，丰腴的身体，珍珠一样的眼波让我想到了朝霞中的山溪和人类的爱情。



这么多年来，我已成为沙漠的一部分，就像一个移动的、用风作为呼吸的沙丘，在苍天般的额济纳。

而夏天是酷烈的，到处都是它打击和击毙的委顿与死难。就连那些藏在沙窝里的马兰花也不肯放过。很多时候，剧烈的阳光直射下来，它要把我烤干或者蒸发。我自然不会妥协，我在骆驼的肚子或它们的阴影里躲避，在众多的倒嚼声中，像那些深居地下的土拨鼠、蜥蜴和蚂蚁一样，大汗淋漓，苟延



残喘。如果放牧地在西夏的黑城附近，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破损的城墙、城垣、清真寺，只要是突起的地方，就一定有容纳我的阴影。夜晚，很多的声音从地下和地上泛起，有些是欢笑，有些是呻吟，有些是刀枪的嘶鸣，有些是缠绵的琐碎。我知道，这里住过一些人，活过也死过一些人：将军或者士兵，男人或者女人，英雄或者土匪。有一年夏天，我带了妻子来，在黑城，在这些声音当中，我们用肉体沉醉其间——唯独那一次，我们的声音覆盖了它们的声音，尽管只是一瞬间。

总是在日暮雪山的傍晚，太阳慢慢地，再一次失去它对巴丹吉林—额济纳的垄断和照耀。庞大的黑夜爬上来，我时常看到它的笨拙姿势，看到羊群和骆驼在这一时候进入了安静状态。我点燃篝火，干枯的胡杨树枝在焦白的骆驼刺和沙蓬的引领下，迅速燃起，哗哗剥剥的声音响起来——黑夜更黑，这时候的戈壁，就只有我拥有光亮了。也只有我，在黑夜的内心独坐，睡眠，仿佛一只树叶一样的船，在静止的汪洋之上，在无意识或者梦境之中，完成一夜的生命旅行。

3

又一棵胡杨树死了，在达来库布镇东南3华里，濒临戈壁的地方。它的身边还有许多胡杨——再多的依护也不能够挽救个体的生命。又是一个春天，我从它身边又一次路过，直到其他胡杨叶子满身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死了。这种司空见惯的死亡却在某一时刻让我心惊。我站在它的跟前，仰望着它曾经绿叶蓬勃的树冠，突然间感到了时光和生命的某些不可思议。我再看看它周边的那些同类——风继续摇动并拍打着它们的叶子。厚厚的黄沙依旧堆在脚下。没有一棵树的表情是悲伤的，尽管它们皴裂的皱纹里面爬满了蚂蚁、乘凉的蜥蜴和灰雀。

第二天，我把羊只和骆驼送到牧场，返回来，骑着一匹黑色的儿马，沿着达来库布镇走了一圈，我数尽了生长在这里的胡杨，最后的数字令我吃惊，原先以为庞大的胡杨林，竟然只有1206棵。我突然感到悲哀，笼统的经验和想象让我感到羞耻。这些胡杨，1206棵，如果放在偌大的巴丹吉林沙漠，站得稍微远一些，也只是一个黑点。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这简直是对人的一种嘲笑。这一根植久远的树种，在苍茫时光中，竟然也如此脆弱、像人一样，生死只是瞬间。更令我无奈的是，它们当中某一棵死了，其他的却没有一丝的悲悯表情，尽管表情在死亡面前显得多余和虚假。我始终觉得，如果我们还可以悲伤，还可以在同类的死



亡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在内心掀起同情的波澜，那么，所有的事物都应当是高贵的，都是对自己的一种真实救赎。

而就在这一年的十月，突然有许多人来到了额济纳，他们的车辆、身体和随手丢下的垃圾，陡然使额济纳肥胖起来。那些天，我赶着羊群，除了空无一物的戈壁，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有一天上午，他们在二道桥附近，胡杨最茂盛的地方聚会，一些人坐在主席台上，一些人围观，一些人跳舞，一些人对着麦克风嘶喊。更多的人在胡杨树林深处，照相，拍摄，在枯了的胡杨树上高声说话，发笑。一些人在柔软的沙丘上骑着马匹和骆驼，孩子们大声喊着，追逐玩乐。直到傍晚，胡杨叶子更为灿烂的时候，他们才相继离开。我站在旁边的戈壁上，看见通往阿拉善盟的马路上流动着好多人和好多车——一阵喧闹之后，胡杨林安静得只有风，整个额济纳旗，都在风中，每一棵胡杨，孤独、安静，和我一样心疼。

4

我 26 岁的时候，有位朋友从远处来，我去接他。我骑着一匹马，又牵了一匹。那是我第一次单身横穿戈壁——路过羊群和骆驼之后，沙漠出现了，戈壁在身后成为一块黑色的化石。从早晨到日落，一个人的沙漠简直就是地狱。一个人的行走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放逐和拯救。我遇见了黄羊、沙鸡、短蛇、藏黑色的兔子，还有偶尔在白昼出现的白狐，还有少量的沙蓬和木兰，风化的石山横披流沙，碎了的石子不断自行滑下。夜里，我在挡金山露营，两匹马在夜里吃着携带的草料，我坐在逐渐变凉的沙子上吃着羊肉，我手中的刀子不断刮着羊骨，嚓嚓的声音在无风的夜晚传得很远。

沙子逐渐失去了温度，冰凉的后半夜大风骤起。众多的兽蹄轰踏着这荒凉的世界。它们搬运沙子，甩动沙丘，我在其中，也像沙丘一样。随意的处置让我恼怒，丰厚的沙子布匹一样一层接着一层。我知道，它们想把我埋葬，就像那些在风暴中死难的人们一样，不留一点痕迹。更为残酷的是，它们的埋葬是不动声色的，连伤口都不肯留下。

我和马匹在风中挣扎和行进，黎明到了，风停了。我看看自己，再看看马匹，我哑然失笑：尘土的单调颜色将一个人和两个畜生混淆了。而更重要的是，我还活着，和两匹马一起，经历了一场风暴——虽然在额济纳，风暴就是命运，但直接置身于风暴我还是第一次。

第二天下午，张掖车站到了，而我的朋友却不见踪影。我举着一张写着他名字的白纸，在人流的车站四处招摇。我多想他即刻出现呀，而一天过去



了,那么多人,仍旧没有他。晚上的候车室里,蚊子和汗臭,小偷和妓女,我睡不着,站在进站口,看着远去又复来的火车,进来或者远去的人们,直到第二天上午,仍旧不见朋友的踪影。我只好原路返回,回到额济纳,妻子告诉我,朋友来了,带了一些东西,吃了一顿饭,说要去阿拉善盟,就起身告辞了。

这使我感到伤悲,朋友来了,就不该走的,更不要在还没有见面的情况下离开。我在额济纳孤独惯了,渴望朋友,已经成为心病。虽然有妻子,有父母和兄弟。但血缘和礼仪让我无法把他们当成纯粹意义上的朋友,事实上,我们也不会成为纯粹的朋友。需要说起的是,朋友走后,我没有去放牧,那些羊只和骆驼交由弟弟代放。我整天把自己泡在青稞酒中,在羊肉和大蒜,油炸的果子和似睡醒的状态中,泪流满面,甚至哭出声音,或者无由大笑,无法自制。这样持续了将近半个月时间。

5

在巴丹吉林,在额济纳,我只是也只能在它的身体上转悠,和羊群和相好的牧人一起。除此之外,我不会走得太远,最远的好像就是甘肃的张掖了,还有附近的对外口岸。我知道,不管走多远,我总有一天要回来的。这是一个宿命,也是一个必然。对外口岸每年4月份开关,那边的蒙古族众会带些他们的特产来卖,我们也会拿自己的货物去卖。我十分喜欢外蒙的刀子,锋利、寒冷,有一种特别的光泽,锃亮的刀刃像雪。用来吃羊肉,宰杀羊只和骆驼,甚至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都是极其称手并且具有别样意味的。还有他们的羊皮大氅,纯种的羊毛,再热的夏天也不会生虫子,更不会脱毛,冬天时候,在朔风呼啸、零下40多摄氏度的戈壁上,穿上它,就像围着一只火炉。

我还去过三百公里之外的阿拉善盟,那是一个不怎么繁华的城市。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去,去做什么。我就是要去,不要理由。前些天,心里总有一个愿望,它在我内心里像刀刃那样折磨我,切割和惊扰我。直到上车之后,那种感觉才有所缓和。到了之后,我又茫然和沮丧,在行人众多的街道上,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做些什么。一个人在更多的人当中,孤独更为沉重。傍晚,我在一个酒馆里独自喝酒、叹息、看着夜色中的灯光,偶尔的车辆和行人。

那一夜,我在街边的树沟里醉倒,伏在泥土和青草上睡了一夜。早上的车鸣把我惊醒。我站起来,掸掉灰土。我又茫然起来,想回去,又心有不甘。不回去,我又没有目的。中午时候,我再次喝酒,直到翌日。回来的路上,我是醉着的,因此,我没有悲伤。



苍天般的额济纳

尽管悲伤还会袭来,但躲过一次就是一次。远在呼和浩特的妹妹给我寄来一副羊毛挂毯:青草上面,是一只扭头怅望的绵羊。我看到它眼睛的时候,猛然停住,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击中了我。我把它挂在墙上,每次喝酒,都面对着它,从那儿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喝醉过。

我时常感觉到,在沙漠,在胡杨的额济纳旗,一个人一生的路程中不可以没有水泊,也不可以没有一只可以在内心划动的船只。所有不经意的变迁都是徒劳的。它不可能带走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比如习惯这里的人、牲畜、草木和持续暴躁的干燥和风暴。

6

前些天,我醒来,在一棵胡杨树树下。睁开眼睛,静静躺着,粗糙的手掌在脑后,狮子一样的长发里钻满了草芥和沙子。我懒得清理——即使清理了,它们还会回来。就像风暴,一次一次,在巴丹吉林沙漠,在胡杨、苁蓉、西夏和刀锋的额济纳,不舍昼夜,重复行进。我的羊只经常出没在不远的戈壁滩上,在荒凉中移动,它们干瘦的蹄子不断溅起白色的尘土,牙齿咬断草茎,眼睛看不到更远的地方。多少年来,在放牧与被放牧,在羊只和骆驼的吃和走之间,我渐渐变老,季节一层一层地,像是我的皮肤。身边的胡杨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其间的颜色变换年年如此,但年年令我感觉新鲜。

秋天开始的几天,上游的人打开他们的水库,雪水再一次汹涌而来,沿着旧年的阔大河道,曲折向前。我总是感觉,沙漠当中的河流就是一把刀刃,它切开并不缝合,它一意孤行,全神贯注。到达乌蒙其格的时候,这条原名为弱水的河流,就被胡杨和黄沙,石头和一触即成齑粉的马骨,强行更名为额济纳河。我时常看到这条河流:浑浊的大水裹着沙子、携带枯草、上游的垃圾和它们在路上发掘的轻浮事物——断了的胡杨枯枝、死难的沙鸡和羊羔的尸体漂浮其上。

这是来自远处的水——救命的水,刹那间的雷霆和命运,在额济纳,在胡杨林里,它们在奔走中下沉,前进中消失。这不仅使我兴奋,干裂已久的心头充满水分,我的羊只也再次感到振奋——干旱过去了,这又是一个滋润的季节,对于生存在沙漠当中的动物、泥土和植物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方式的安慰更能深入心灵了。这些羊们,就暂时忘记了好吃而又可以使它们膘肥体壮的胡杨枝叶,醉心于一年一度的大水。这时候,它们咩咩的叫声都吐着响亮的水声,就连被骆驼刺刮开的伤口,痊愈得也比往常快了许多。

昨天下午突然落雨了,在额济纳,一年之间,落在额济纳的雨滴比上帝更



为决绝和隐秘。偶尔的下落，也只是一个形式。但不要紧，它落下，我就站在它们中间，这样一来，肯定有一些雨珠不会落在地上——落在我身上的那些，令我欣慰——这么多年来，抑或上天注定，我已经成为沙漠的一部分，就像一个移动的、用风作为呼吸的沙丘，在旷古荒凉的巴丹吉林沙漠，苍天般的额济纳。